

掌故奇談

(一)

●馬馳原

俞平伯手稿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春，名作家俞平伯受胡適「整理國故」的影響，開始和顧頡剛通信討論「紅樓夢」。其時俞平伯寓杭州，而顧頡剛居留北京。

大約過了三個月，俞平伯在信稿基礎上，寫成「紅樓夢辨」初稿，他精神上為之大感輕鬆快慰。

那時，俞平伯興沖沖地抱著一捆紅格紙上騰寫得清楚整齊的原稿，出門看朋友，可能是商討出版事宜。

誰知，傍晚回家時，俞平伯精神恍惚，神情發楞，彷彿頹然若有所失。夫人許寶駒一問，果然丟失了那份稿子。原來俞平伯返家時雇乘黃包車，將稿件放在車座上，下車時匆忙忘卻攜取，等到發覺，黃包車伏早已揚長而去，無法追及。

夫婦相對木然，夫人懊喪欲涕的叫聲：「這畢竟是平伯好幾個月的心血所在」，但無可奈何。

過了幾天，朱自清在街頭見到收舊貨的鼓兒擔上，赫然放著一疊文稿，仔細一看，原來是硯兄（朱與俞同在浙江一師執教）俞平伯的大作，便花了點小錢購歸，「紅樓夢辨」失而復得，完璧歸趙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俞平伯著「紅樓夢辨」出版。其後，俞平伯到上海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執教。抗戰勝利後，轉任北京大學教授。大陸易權後，他成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二年，調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

一九五二年九月，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修改本「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受到苦難的學人們特別重視，兩年後，不幸這本著述被貼上「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標籤，竟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粉碎後，俞平伯的問題得以澄清，「紅樓夢研究」畢竟是一部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恢復了名譽。

八十年代，俞平伯向「紅樓夢」研究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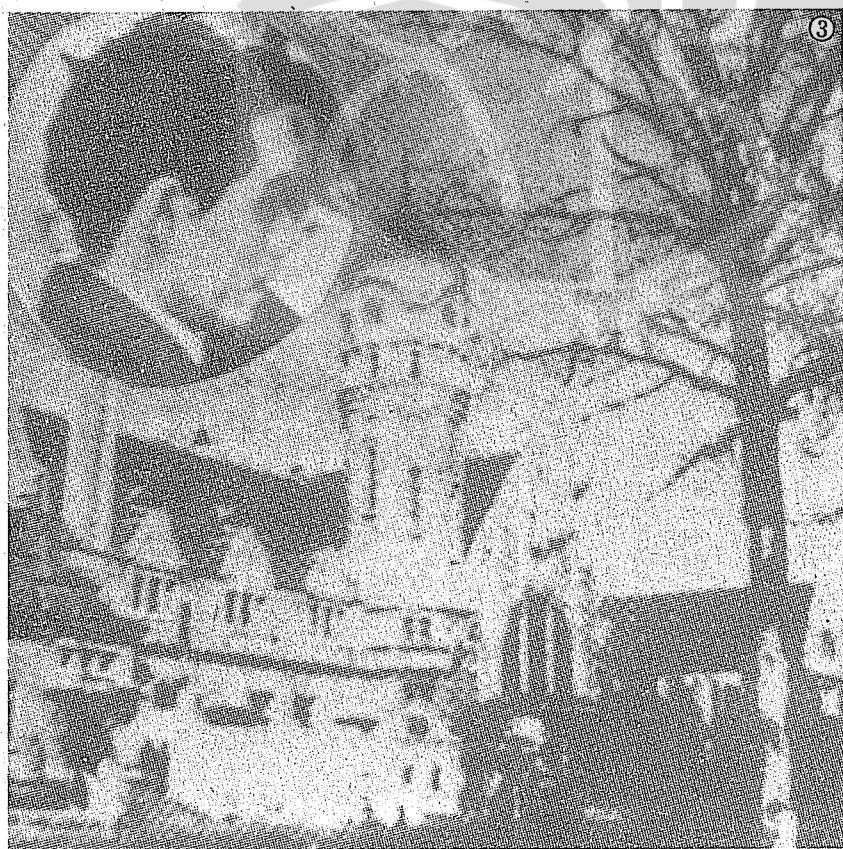
者，美籍華人周策縱談及：予三十年間事，可一言以蔽之曰：「與毛唱對台戲耳。」其意思是指他與毛澤東學術觀念不一致，被毛澤東批判。

「紅樓夢辨」手稿一失一得出於偶然，而偶然失得之間卻關係著一個人的命運，為禍為福，誰能預測呢？

郭沫若的驚人之作

郭沫若年少時最愛吃桃子，但父母給的零用錢又太少，除了買書籍文具外，所剩無幾，但看到那滿樹熟透的桃子，又口水欲滴，他便心生一計，有一天傍晚他約了幾位相知的同班同學鑽過狗洞潛入附近的一間寺廟，再爬到樹上偷摘桃子吃，大家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這時寺門打開，走出一個小僧倒垃圾，這小和尚看到樹上有人，追了出來要抓人，但郭沫若等，立時作鳥獸散，逃回家去了。

小和尚抓不到人，就告訴寺院主持，主持很氣，遂向塾師投訴。



① 旅遊日本時期的章太炎。

② 作詩勸慰唐納的曉莊學校校長陶行知。

③ 江青夫婿唐納在濟南鐵路飯店首次自殺獲救。

第二天，塾師把學生集中起來，要求偷桃的人坦白承認，結果沒有人承認，塾師無奈，又不肯就此罷休，遂出一主意，說：「如果我要原諒你們，也可以。我出一個上聯，如果你們能對下聯，則免於追究。」他出的上聯是：

「昨日偷桃鑽狗洞，不知是誰？」

郭沫若尋思片刻，便對了下來：

「他年攀桂步蟾宮，必定有我！」

塾師聽罷，大喜，同意不再追究這件事。

郭沫若這個下聯「攀桂步蟾宮」雍容高邁，而「必定有我」語氣堅定，這一句驚人之作，胸懷遠大，郭沫若少年才子之名因而傳之千里之外。

性博士痛斥汪精衛

撰寫男女性愛關係，鼓吹讓女人得到性高潮之樂的性學博士張競生是廣東省饒平縣大榕鋪村人。生於一八八八年。一九一〇年，廿一歲的張競生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京津同盟會。那時候，在同盟會的領導策劃下，汪精衛秘密進京謀殺清朝攝政王載灃，由於事洩洩露，被捕入獄，寫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成為英雄人物，京津同盟會當即商討營救之策，派張競生入京與汪聯繫。張競生以汪精衛之妻陳璧君表弟身分，喬裝探獄。張競生智勇雙全，隨機應變，不露絲毫破綻，潛入監獄，把同盟會指示

送達汪精衛。裡應外合，清廷迫於當時全國的革命聲勢，不得不釋放汪精衛。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而袁世凱操縱大軍，稱霸北方。孫中山因勢利導與袁世凱周旋議和。南方議和團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長伍廷芳，參贊是汪精衛、王正廷、紐永建、張競生被孫中山任命為議和團秘書。孫中山鄭重囑咐張競生說，伍廷芳「是一位大官僚，貪富貴，追名逐利，並不真心服膺革命」，總是企圖保持清廷虛位的內閣制。因此特別組織并任命了一個賦予相當權力的參贊團，「凡事須由參贊團同意，然後才能由代表簽字」。要張競生好好協助參贊團。張與代表團一道，認真執行了孫中山的決策，終於使和議獲得成功。

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卻甘心賣國投敵，當了頭號漢奸，這對於曾被汪精衛所器重的張競生來說，無疑是一大考驗。

張競生以實際行動與汪精衛劃清界線，積極投身於家鄉民衆抗日的行列中，并以博士身分出任饒平縣民衆抗日統率委員會主任。有一段時間，汪精衛「屢次函電招致，均遭唾絕，最後覆電痛斥，誓與決絕」。

陶行知贈詩勉唐納

唐納是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有名的電影演員，又在上海「大公報」任副刊編輯，主要編輯影評和介紹話劇等文藝活動。他曾着力介紹過電影「王老五」和話劇「大雷雨」，

推荐電影演員藍蘋（江青）。他一度 and 藍蘋熱戀，後因失戀而在濟南某旅館自殺未遂，當時報紙以所謂「桃色新聞」做了公開報導。江青後來嫁給毛澤東成為紅朝第一夫人。

教育家陶行知獲知此事，特作一詩勸慰唐納，詩云：

聽說你尋死，

我為你擔心！

你要知道：

藍蘋是藍蘋，

不是屬於您。

您既陶醉在電影，

又如何把她佔領？

為什麼來到世界上？

也要問一個分明。

人生為一大事來，

愛情是否山絕頂？

如果您愛她，她還愛您，

誰也高興聽喜訊。

如果您愛她，她不再愛您，

那是已經飛去的夜鶯。

夜鶯不比燕子，

她不會再找您的門庭。

如果拖泥帶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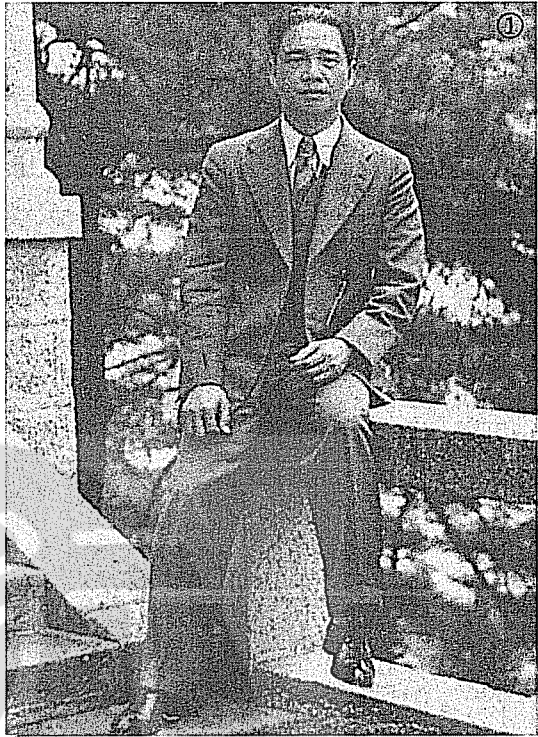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愛您，而您還愛她，

那麼您得體貼她的心靈。

把一顆愛她的心，

移到她所愛的幸運。



- ① 汪精衛（兆民）早年的照相。
- ② 性學博士，罵名滿天下的張競生。
- ③ 清末的帥哥學人梁啟超。

現在的時代不同了！

我想說給您聽，

為個人而活，

活得不高興；

為個人而死，

死得不乾淨。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們去拼命。

若是為意氣拼命，

為名利拼命，

為戀愛拼命，

問我們，究有幾條命？

錢君匋書畫的風格

錢君匋在一九〇六年出生於浙江省，十七歲進私立上海藝術師範學校攻讀圖畫和音樂，老師是豐子愷。

錢君匋在美術、文藝領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刻印宗秦漢欽印，擅治巨印，側款時以狂草、篆隸出之，多至五面，為前人所未有。

錢君匋集文藝百家於一身。他是書法家、畫家、篆印家、詩人、詞家、書籍裝幀家、音樂家、散文家、鑑藏家、翻譯家。

但他的成就，最為世人樂道的是書畫。

他的書法轉益多師，因他收藏不少趙之謙的書法真跡，所以篆體形近趙書。年輕時拜謁過吳昌碩，故又有吳體筆法。因為他是豐子愷的學生，而豐子愷又是弘一法師的高

足，所以錢君匋受弘一法師的影響最深。

錢老擅四體書。篆書致力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並攻漢碑額，圓渾蒼勁，功力彌深，隸書致力『華山廟碑』等漢刻，以及漢簡，奔放潑刺，橫掃千里；草書致力懷素、張旭，榮回飛舞，如走龍蛇；魏書致力『龍門二十品』等北碑，凝重樸茂，野趣可掬。

精於多種書體的錢老自己說：「楷書我學柳公權，我慣把魏碑和楷書一起來寫，『華山廟碑』是我臨摹的根據。至於漢簡比隸書來得隨意與自由，可以把連接的線條美淋漓地表現出來。」

至於他的大寫意花卉致力清藤、八大、石濤、趙之謙以及吳昌碩、齊白石等，下筆剛和，氣勢磅礴；不落前人窠臼。

錢老八三高齡，仍精神矍鑠，風趣健談。最近流傳了一段藝壇佳話：

一九八六年，錢君匋應邀去美國講學，當時他的視力已因白內障影響而漸衰弱，當地朋友為他延聘名醫診療，手術費用共需七千美元，他一時間手邊也沒有這筆巨款，正在焦急不安。這位白皮膚的美國醫生卻說不要他一分錢，但要他以畫代手術費，原來他早聞錢君匋是中國書畫名家。錢老答應後馬上準備動筆，但醫生又不允；手術後一週錢老再準備動筆，醫生又不允；直到錢老完全康復後，醫生才准他動筆，畫了一幅『芭蕉牡丹圖』見贈。原來這個美國人也是行家，他

怕錢老手術前視力不佳，手術後視力尚未恢復，會影響畫畫，所以只有耐心地等到視力完全恢復時才動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建於浙江省桐鄉縣梧桐鎮的君匋藝術院落成開院。這學院的成立是表揚錢君匋在多項藝術上的成就，並感謝他捐獻給國家大批珍藏的文物和自己創作的藝術品。

錢君匋現在是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上海分會名譽理事、君匋藝術院院長，西泠印社副社長，華東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系教授。

一九九〇年七月八日假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行『錢君匋藝展』，數十幅書畫作品吸引觀眾欣賞。他的作品有傳統的韻味和個人風格，使人拜服於這位八旬老人的藝術造詣。

巴金和畫家的友情

一九五五年，畫家俞雲階帶著畫具，來到巴金家裡，大約花了四個半天，把一幅巴金畫像用油畫畫好，自此作家和畫家建立了友情。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巴金被抄家，很多東西被紅衛兵搬走了，唯獨這畫像巴金珍重地藏起來，得以僥倖保存。

一九七七年五月廿三日，上海文藝界舉行粉碎「四人幫」後的座談會，巴金見到了俞雲階。因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兩人都滿臉

皺紋，滿頭白髮。十年相違，恍如隔世。

這時巴金告訴畫家：「你二十二年前給我畫的像，現在還在我家裡，一點也沒損壞。」俞雲階聽了，深感欣慰，臉上露出微笑，對巴金說：「我再給你畫一次，好不好？」

巴金同意了。

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巴金如約來到俞雲階的畫室，巴金穿著藍布衣服，連鬍子也不刮。畫家真實地把一位經過十年浩劫，堅強不屈的老作家的形像在畫面上記錄下來。

過了一個星期，俞雲階把畫送給巴金，並對巴金說：

「肖像是六月四日畫的，我還是寫五月廿三日。」

因為五月廿三日，是巴金在文藝座談會上控訴「四人幫」搞文化專制主義，迫害作家罪行的日子。巴金這天發言的情景，給了俞雲階很深的印象。

巴金把這幅畫掛在被封閉了十年的書房的牆壁上，每一個到書房來作客的人，都能看到他。巴金說：「我喜歡它，我覺得它表現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我在控訴，我憤怒。我就是這樣。」

俞雲階卻對自己的兩幅巴金畫還不满意，他覺得自己還沒有把巴金的熾熱的精神狀態畫進去。過了不久，他要給華東六省一市肖像畫展覽會提供作品，決心為巴金再畫一張像。

畫家的好意，巴金不便推辭，便答應了。

這一次，俞雲階在巴金書房裡足足工作了六個半天；頭兩天畫背景，以後畫人頭像；頭部反復畫了三次，手畫了兩次。這一次，畫家在表現方法上，強調頂光，突出巴金的滿頭白髮，巴金老了，但沒有老態，充滿希望，充滿信心。畫家說：

「如果看到這幅畫的人，能感受到他老人家煥發了青春，那我的創作意圖算是達到了。」

第三次巴金畫像，在華東六省一市肖像展覽會上展出時，吸引了許多觀眾，巴金作品的喜愛者，又看到了這位著名作家，看到他身體健康，精神奕奕，無不感到欣喜。

愛故鄉愛享天倫樂

巴金的一家現有九口人，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他有一個叫端端的外孫女，這女孩聰明伶俐，能說會道，常愛和巴金在一起。每頓飯她都給外公揀菜添飯，所以巴金非常的寵愛她，並且在他所寫的一百五十篇「隨想錄」中，有三篇文章寫了她。

巴金兩個妹妹叫瓊如和瑞珏，她們和巴金都喜歡吃四川家鄉菜「夫妻肺片」，其味麻辣，色香味俱佳。巴金的老弟濟生有時特從四川成都捎來「夫妻肺片」，巴金很高興。

巴金習慣在晚飯後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節目。七點鐘電視台播的國內和國際新聞，巴金必看。

巴金每天都拄著手杖，在住所二樓寬闊的工作室內不停地走動。他手會抖，寫字有困難，但他仍在整理資料；身邊一大堆讀者的信件，他都要一一閱讀，然後交給他的女兒小林協助處理。他對老友冰心、曹禺、蕭乾、沙汀等的來信，則一一親筆作復。他常常工作得額頭滲出了汗珠。那壁爐上擺著夫人陳蘊珍（蕭珊）的照片，一雙「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似乎在凝視著這位她心愛的「李先生」，要他少做一點事。

巴金的一家與文學都結下不解之緣。女兒小林在「收穫」月刊當編輯，她的丈夫祝鴻生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文學部擔任編輯。兒子小棠，今年四十三歲，在上海文史資料館工作，近幾年來用筆名「李曉」連續發表了幾十篇文采燦然的短篇小說，備受矚目。李曉生於一九五〇年，一九八〇年開始小說創作，雖然起步較晚，卻一鳴驚人。他的新作「繼續操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及上海青年文學獎。李曉初中畢業遭逢文化大革命，被分派到安徽農村插隊，八年後回上海，又在工廠勞動二年，直至考進復旦大學中文系，他的成績得力於豐厚的生活積累和傑出的寫作才能。小棠的妻子從美國深造歸來後，現在復旦大學教授比較文學。

巴金原名李芾甘，從二十年代和二哥李堯林一起離家之後，曾先後返回四川四次。第一、二次是大陸易權以前；第三次是一九

五六年；第四次是一九六〇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這是一九八七年，是離別家鄉二十六載後回成都，此時，他已是銀絲滿頭，年屆八十三歲的老爺爺了。

中秋節這一天，巴金在成都的親屬們，來到成都西郊住處看望他，並帶來了一封又一封川味月餅。四個小重孫——兩歲多的蘭蘭、三歲多的淳淳、七歲多的遠遠、九歲多的瀟瀟，或爬在巴金的背上，或倒在巴金的懷裡，或靠在他的腿上，嗚嗚嗚氣地喊：「太爺爺！吃月餅呀！」巴金樂得說：「好，我吃！」

十月八日，巴金在女兒、女婿和其他親戚、朋友陪同下，來到小時候生活過的成都正通順街李家院子，在「家」中之家裡懷舊。家鄉人向巴金提問：小說「家」、「春」、「秋」裡描寫的家，就是巴老您在正通順街生活過的家嗎？巴金答：我開始是想到一點寫一點，不知不覺就把小說裡的高公館寫成我們的家（李家院子）那個院子，大門前有水缸、石獅子，大門裡有天井、住房、馬房……不過，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小說裡，花園是出於我的想像……。

巴金於十月二十日告別家鄉，乘飛機赴上海。他深情地說：「我還要爭取回家鄉的！」

根據巴金「家」、「春」、「秋」中描寫的高家大院園林建築「慧園」而修建的小說園林，已在巴金故鄉四川成都市百花潭公

園內建成。

「慧園」建築群，是根據巴金小說中對高家大院八十多處、二萬字的描寫構思而成，這項工程，歷時兩年初具規模。巴金對這座建築群的評價是：「家鄉園林工作者的創造，豐富了我小說的內容。」

不寫自傳寫隨想錄

巴金年逾八十，體弱多病，他寫完了「隨想錄」五卷後，就宣佈從此「擱筆」了。所謂「擱筆」，并非不寫字、不寫信、根本不寫文章，而是基本上不再寫什麼大塊文章。因此「奉命作文」這類的事現在已經少了。即使偶爾有之，也只好「敬謝不敏」，他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作種種「應酬」。

關於寫巴金傳記的人越來越多。不僅是中國，還有許多外國朋友都注意這件事。有人提議巴金寫「自傳」，像茅盾寫了「我走过的道路」和夏衍寫的「舊夢尋錄」那樣。可是巴金笑而不答。

巴金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他對朋友說過：「作家的任務是寫作。我寫了那麼多作品，白紙黑字，都在那裡。讀了我的作品，就會了解我的一生。何必寫傳？」

現在有人對某些人物寫的傳記，頗有微詞。這是由於為他人作傳的，或「為親者諱」，或「為尊者諱」，頌詞連篇，往往掩蓋了歷史真相。而寫「自傳」的往往只寫自己

的「正確面」，不寫自己的「失誤面」。知道內情的人，一望而知，難免加以非議。巴金不寫「自傳」，「身後是非誰管得，滿街爭說蔡中郎」，讓後人去評品，也是明智的。但是巴金無法也無權去阻止別人為他寫傳。

目前海內外研究巴金的人越來越多。各種各樣的「評傳」出了不少。大陸陳丹晨寫的「巴金評傳」、陳思和李輝寫的「巴金論稿」等，還有，由上海作家徐開壘和李濟生（巴金之弟）寫的傳記文學「巴金傳」，都取得可喜的成果。

但巴金卻說，「我一生跑來跑去，許多經歷自己也記不清。寫傳的人哪能清楚？我的思想，變化不斷，至今還在變。有進步，也有退步，別人更不知道。所以要寫得真實是很難的。我沒功夫再去為寫傳的人講過去的故事。」

「文革」以後，巴金寫的一部曾經引起爭議的作品被評為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獎榮譽獎。

這個獎是以中國大陸最著名女作家冰心為首的評委會通過無記名投票從四百多部作品中選出來的。

「隨想錄」由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八六年八月發表的一百五十篇文章組成，分別被編入「隨想集」、「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全書約四十五萬字。

敢揭瘡疤現實之作

一些評論家認為，這是一部既敢於大膽剖析自己心靈，又勇於揭露現實的種種「社會瘡疤」的偉大文學作品。

由於對時弊的尖銳批評，這些文章曾引起非議。有報導說某些人士對『隨想錄』不時進行批評和指責。出書更是困難重重。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編輯承認聽到過一些傳聞。但是他否認出書過程中曾經受到來自上級的直接干預。

到目前為止，這家出版社已出版發行十一萬多套『隨想錄』，並準備再版。三聯書店也發行了四萬二千套，現已基本售完。

儘管有爭議，讀者普遍認為『隨想錄』是一部「講真話的大書」。

巴金一九〇四年生於四川省，成名之作是自傳體小說『家』。這部作品描述了二十年代一個封建家庭的衰落，揭露了封建家規的殘酷與虛偽。

他的第一篇小說『滅亡』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間寫於法國，這時作家受到『懺悔錄』的作者盧梭的影響。他稱盧梭為『我的啟蒙老師』。

盧梭對巴金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從『隨想錄』中可見一斑。書中，巴金帶著深深的自責承認他也說過假話，還曾奉上級之命寫過批判另一位作家的文章。

在『無題集』後記中巴金這樣寫道：「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

五十年代，巴金因不贊成領導者隨意批評一部作品而受到後來成為『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的批判。『文革』中，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受盡屈辱。

但是巴金在『四人幫』垮台後，又獲得解放，有了繼續寫作的權力。

巴金是帶病寫下了四十五萬字的五本『隨想錄』。他說：

「這是我一生的總結。『四人幫』摧毀了我的健康，我得了帕金遜症，寫起字來手要顫抖，有時半天寫不下一個字，有時一天只寫幾百字，但，還是拚命寫了五本真話，我要把心中真心話留給後代。」人們讚譽『隨想錄』是力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

編輯全集重逢老友

一九九〇年前夕，八十五歲的巴金，不慎又摔了一跤。經延醫診斷為「軟組織挫傷」，幸好經醫治後已康復。

巴金這次摔傷是自一九八二年冬摔傷後的第三次了。一月廿六日晚間，巴金從他常坐的高背椅上欠身，忽然摔倒在地。經他的兒子李小棠扶起，當時並無不適。次日乃感腰背酸疼，請著名傷科專家李國衡醫師診斷，為腰部軟組織挫傷。經處方外敷、內服用藥已康復。

一九八九年初台灣文化界請他赴台訪問，并向巴金發出正式邀請書，但巴金說：「就目前的身體狀況而言，我去不了。雖然台灣也有許多老朋友，很想見見他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巴金的身體越來越差。帕金遜症越來越嚴重，走路不便，手抖得厲害，說話也不清楚。

近幾年，國內和國際的友人也曾邀請巴金出席一些會議，巴金都因身體狀況謝絕了。

巴金說：「一些友人的來信，我因為不能寫字，不能一一回覆了，還請各位朋友多多原諒。」

儘管巴金早就宣佈了「三不」：不會客、不兼職、不題字，但干擾還是不斷。上門約稿、求見、訪問的「不速之客」還是有，雖然都一一「婉謝」了，但不能不影響老人的工作與休息。各式各樣的來信又多，巴金說：「實在沒有精力回信。希望來信者諒解。」

雖是這樣，巴金也不是完全不工作，在並不理想的健康情況下，默默地做著自己想做的工作。

『巴金全集』按部就班地編輯、出版着。巴金說：「現在出了七卷，編到十二卷。每一卷總有些問題需要和編者交換意見。」這就佔用了老人許多時間與精力。

一九八九年初，一位記者訪問巴金，提到台灣的朋友，他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吳克剛

，巴金在文章中時時提起的「朋友吳」。他既是巴金留學法國的老朋友，後來回國後也一直維繫著友好的聯繫。

如今一別四十一年，音問久稀，若能在垂暮之年，把晤快談一番，自然是人生快事，但是，誰能知道是否還能如願呢？

這段新聞稿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見報。台灣的有心人把剪報寄給吳克剛先生。與巴金一別四十一年，吳克剛於四月二十七日乘飛機去上海，二十八日早上終於在上海華東醫院重晤了他的老友巴金。

當時八十五歲的巴金緊握著比他大兩歲的吳克剛先生的手，兩人都激動地久久說不出話來。

吳克剛與巴金締交已經半個多世紀。一九二三年巴金離開家鄉成都，到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與志趣相投的吳克剛開始通訊。從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時時往來。

巴金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寫到過「吳」。一九四七年巴金在台灣旅行時會見了吳克剛，一九四八年吳克剛來上海見到巴金，此後一別四十一年，直到此番吳克剛由台灣回大陸探親訪友，才得重晤。

鑒於巴金健康欠佳，吳克剛在老友的身邊逗留不久就告辭了，臨別時他緊緊握住巴金的手，一再安慰老友：

「好好休息，我會再來看你。」
「是啊！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巴金在他的「論創作」序中說：

「我活著，不是為了自己。我寫作也不是為了自己。若干年前我繼續走文學道路的時候，我曾在我心靈的祭壇前立下了這樣的誓言：要做一個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並沒有好好地利用我這一生。現在從零做起已經不可能了，但是筆還握在我手裡，紅燈還亮在我的面前。……我沒有權利撒手而去，我仍然要向著紅燈前進。」

停筆寫作，對一個有理想的作家多麼痛苦。他欣賞高爾基的名言：

「一般人都承認，文學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變得更好。」他說的紅燈，就是高爾基的草原故事中勇士丹柯那顆燃燒的心。

蒲松齡妙筆批文章

蒲松齡字留仙，清初大文學家，著作甚豐，曾當過胡守備的塾師，教胡的一個冥頑不靈的兒子，胡守備是一介武夫，文學修養很淺，望子成龍心切，看到蒲松齡批改作業時，好評語不多，大發其火，埋怨老師教學無方。蒲見胡如此態度，又不能說昧心話，只得借用詩句，隱藏批評。蒲松齡在胡守備兒子文章上有幾次批改的妙文：

第一篇因文章錯別字太多，蒲松齡皺皺眉頭揮筆批了句：

「唯解漫天作雪飛。」（意思是：白字連篇）

第二篇字跡不清，蒲松齡實在看不下去

，就批了句：

「章色遙看近卻無。」（意思是：一片模糊）

第三篇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什麼事也沒說清楚，他批了杜甫兩句詩：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意思是：不知所云，離題太遠）

胡守備看到批文，不解其意，便問道：「老先生，犬子的文章可有進步？」蒲答道：「高山擂鼓，聞聲百里。」（意思是不通！不通！）

胡還難以領悟，又問道：「我兒子四書五經想必已貫通了吧？」蒲松齡應聲答道：「人有七竅，令郎已通六竅。」（意思是：一竅不通）

胡守備聽得十分滿意，蒲松齡趁機辭館而去。胡見到客人，就出示蒲松齡的批文誇耀兒子，人人掩口而笑。

龔自珍罵人中進士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他才華橫溢，又憤於已志不得伸展，因而每每出語激切，被時人視為「怪物」。

龔自珍於清道光己丑年（一八二九）考中進士。說來好笑，他得以高中，竟是托了善罵的福氣。

龔自珍的考卷被分發在中丞王植房中。王植在閱頭場卷時，讀到第三篇，見行文怪

異非常，不覺笑不可遏。隔壁另一位考官侍郎溫平叔聞聲趕來，把卷子要去瀏覽一遍，說，此浙江卷，必是龔自珍無疑。此人性喜罵，如不取，罵必甚，不如推荐上去罷。王植聽了溫平叔的勸告，把龔自珍的卷子荐了上去。龔自珍因此得以中進士。揭榜之日，同學問龔自珍，卷子是誰取中的。龔自珍大惑不解地說：「真稀奇，竟然是王植這個無名小卒。」

科舉時代，考生要遵稱自己的考官為房師，執門生禮。龔自珍稱王植「無名小卒」，王植當然十分難堪，於是埋怨溫平叔：「依你所言荐上去了，又中了，還是挨罵。奈何？」

在清代，翰林院頗重書法，以小楷優劣取人。龔自珍不善楷書，因而未被選入翰林院。對此，他一直憤憤不平，轉而對翰林院諸官極盡嘲諷之能事。

一日，龔自珍到正擔任禮部尚書的叔父龔守正家拜望。剛坐定，忽然門人報有小門生求見。其人恰好新入翰林院，龔自珍不願應酬，就躲到屏風背後。龔守正問門生，近來幹些什麼事？門生對曰：「寫白折。龔守正一聽，來了精神，教導門生：「凡考差，字跡宜端秀，墨跡宜濃厚，點畫宜平正，則考時未有不入彀者。」門生唯唯聽命。龔自珍卻在屏後鼓掌大笑曰：「翰林學問，原來如是！」新翰林聞言，無地自容，狼狽逃去。

梁啟超捐藏書萬冊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是我國近代史上叱咤風雲的人物。他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在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運動，震撼朝野。其實，梁啟超除了是位政治活動家外，還是我國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藏書家。藏書使他增長睿智，學識淵博，文筆華美，議論酣暢，成為維新運動時期最出色的宣傳家，對戊戌變法的開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滄江、中國之新民等，廣東新會人。他少年聰明，八歲學文章，九歲下筆千言，十二歲考取秀才，十七歲考取舉人。十六歲時，梁啟超離開家鄉去廣州讀書。老師石星巢是位開明的先生，有間藏書室，供學生自由借覽。這是梁啟超接觸最早的圖書館。在石先生的書室裡，梁啟超貪婪地讀着各類圖書，學問大進。

十八歲時，梁啟超拜康有為為師。當時康有為在廣州的長興里鄭家祠開館授徒，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康有為有座名叫「雲衢書屋」的藏書處，後更名為「萬木草堂」，內有不少好書。

梁啟超在康有為的影響下，一面與其一起倡導維新變法運動，一面廣搜圖書。他曾隨父入都，歸道路經上海時，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閱讀後，使他這個在鄉間長大

的儒生大開眼界，知世上還有五大洲各國。在他以後的政治活動中，無論在上海辦『時務報』宣傳維新變法及編輯『西政叢書』時，還是在湖南長沙任時務學堂主講，積極鼓吹和推進維新運動期間，以及在北京參加戊戌變法，創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的時候，都忘不了購書。到他罷官寓居天津時，更是費巨資買進許多書籍。由於他不辭勞苦，不惜花費錢財地廣搜博求，在天津西馬路的梁氏寓所裡，古今中外各類圖書，比比皆是。他的藏書處名飲冰室，多至四萬餘冊。據『飲冰室藏書目初編』載，梁氏有經部書約二千五百種，史部書約三千三百種，子部書約三千九百種，集部書約三千三百種，共一萬三千種。

梁啟超是個政治家，他的藏書不可能像歷代藏書家那樣專嗜宋元秘本或名鈔本校本，而是多藏實用之書。如他在廣州就學時，就購進上海江南製造局所輯的『格致彙編』等所譯的西方書籍，後來更是「上自典冊高文、下逮百家諸子，旁及東瀛海外之書，無不殫事收集」。這些圖書，曾為他宣傳維新思想及傳布西方文化服務，又在他晚年於清華大學任教期間，用於作學問時的參考。

梁氏在一九二九年去世前遺言，讓子女仲策、思成、思永、思忠在他死後，將全部藏書寄存北京圖書館，以供閱覽。一九三〇年三月，梁氏親屬會將梁啟超藏書四萬一千八百一十九冊及碑帖千餘種、梁氏手稿信札

等，永遠寄存給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專闢梁啟超紀念室，並編纂印刷了『飲冰室藏書目錄』。

梁啟超熱心公益事業，將藏書寄存國家圖書館的做法，得到人們的讚許。

吳敬恆章士釗交惡

吳章交惡，是清末知識界一重公案，章士釗曾稱之為「革命黨中一大不幸事」。章太炎因蘇報案被捕入獄，謂係被吳敬恆出賣所致。兩人互相攻訐，勢成水火。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吳、章原在上海愛國學社共事，吳為學監，章任教習。學社「議論時局，毫無顧忌」。並與蘇報館聯絡，由學社社員代為社論。吳及章士釗先後任主筆，介紹了鄒容的『革命軍』，登出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政見書』，「仇視今上，痛恨政府」（清吏控告鄒章書中語），為清廷所忌；清廷通過租界當局捕人，章太炎、鄒容被捕入獄。鄒容病死獄中，章太炎出獄後赴日本，撰『鄒容傳』，登在『革命評論』上。其中有一段：「會清政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竊治愛國學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愛眇（稚輝原名），召眇往，出總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與余昵，余不忍，願條數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復命制府。眇即出『革命軍』及『駁康有為書』上之，曰：為首逆者此二人也。」

這段對白使吳不免有告密之嫌，但密室

問答，章氏何由知之？此點殊成疑問。

吳敬恆時在法國，得讀此文，去信責詢，於是巴黎東京之間，吳稚暉章士釗書函往復，爭論不休。章太炎在第一封覆信中不以吳稚暉為同志，說「敗群之羊，不可不擯」，要將他排斥於同輩志士之外。第二封信語更離奇，說吳稚暉是康有為的寵男，原文云：「昔聞康子有日月二侍者，怪而問其徒黨，則曰：林旭者吾師之外嬖也。吳眇（按：吳原名眇）者吾師之外嬖也。」信末更說：「善補而袴，勿令後穿」。直言之，即不要賣屁股。

章太炎以蜚語譏諷，吳稚暉也報以惡聲，形容章太炎接二連三的回信「好像脫了褲子似的，連珠的放着。」

章太炎舞文，穢言巧飾；吳稚暉辯話實說，顯得優雅，在文學較量方面，吳稚暉是頗為吃虧的。他們往來的信件都收在吳稚暉『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一文中。

章氏以能文著稱，『鄒容傳』收入他的文集，流傳於世，人多引以為據，吳氏因此頗背賣友之名，其實是冤枉的。蔡元培為愛國學社總理，備知蘇報案真相。光緒三十三年他在柏林看到『鄒容傳』，謂章太炎文所云吳稚暉告密之說不實，特作『讀章氏鄒容傳』一文，備述原委，加以澄清，稱「章君之言全非實錄」，章氏如此着筆，全係他的神經作用，「凡人之神經皆有想像作用。苟舉一想像而屢屢繚返之，則積久而神經中認

為實事。」並說「章君在愛國學社時，本不憚於吳君。其原因大抵在於章君頗提倡國學，而社生以習慣橫議之故，殊不耐煩。是時吳君任教員兼齋監，社生意見多由吳君代述。章君疑其事悉由吳君指使，常言吳太攬權，至戲擬以紅樓夢中之王熙鳳……其後蘇報案起，鄒章諸君皆入獄，章君又以往日疑吳君之習慣，疑為吳君所陷。既有此疑，則不免時時想像其相陷之狀，且不免與鄒君互相擬議而詬訾之。大約二年（指在獄二年）之中，神經口耳間繚返此想像已不知若干次，故不知不覺而認為實事也。」（『蔡元培全集』卷一，四〇一頁）

章士釗是『蘇報』主筆，章太炎文由章士釗交『蘇報』刊出。章士釗作的『農治述意』也為吳稚暉剖白說：「微論先生（指吳）忠亮，不為此事，而二書（指鄒書及章文）時已流布江湖間，並非奇謀陰計，何待有人密陳，俞始曉洽。」

民國二年章士釗趁吳稚暉、章太炎均在上海，想為他們講和，以為民黨當一致對外，不要彼此參商，特邀他們到同孚路他的寓中吃飯，吳章見面，彼此客客氣氣，講和的話，主人也就沒有明言。但『鄒容傳』收入章氏文集，傳中告密之說並未刪去。事關一生名節，吳氏為此始終耿耿於懷；抗戰期間在重慶以所撰『蘇報案紀事』貽章士釗，章填『木蘭花令』詞報之，下半闕云：

「當時文網誰能說？青史應須歸白髮。」

與余同是識翁人，也只吳淞江上同。」慨嘆能確知當年事實之人已渺不可得。

容肇祖詩諷衆教授

抗戰軍興，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奉命內遷，初合組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設在南岳聖經書院分院，以吳俊升爲文學院院長。

一時群賢畢至，雖南岳物質條件較差，諸教授寓山上教員宿舍停雲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容肇祖教授苦中作樂，賦得打油詩一首，套射諸教授。其七言詩曰——

馮蘭雅趣竟如何(馮友蘭)，
聞一由來未見多(聞一多)。
性緩佩弦猶可急(朱自清)，
願公超上莫蹉跎(葉公超)。
鼎沈泗水是耶非(沈有鼎)，
秉璧猶能完璧歸(鄭秉璧)。
養士三年江上浦(浦江清)，
無忌何時破趙國(柳無忌)。
從容先看祖生鞭(容肇祖)，
未達元希掃虜煙(吳達元)。
曉夢醒來身在楚(孫曉夢)，
喧嵐依舊聽鳴泉(羅喧嵐)。

久旱蒼生望岳霖(金岳霖)，
誰能濟世與壽民(劉壽民)。
漢家重見王業治(楊業治)，
堂前燕子亦下孫(燕卜孫)。
卜得先甲與先庚(周先庚)，
大家有喜報俊升(吳俊生)。
功在朝廷光史冊(羅廷光)，
停雲千古留大名(停雲樓教員宿舍)。
七言打油詩二十句，寫了十九位教授，留下了吉光片羽、雪泥鴻爪。如今，五十年過去，存世諸教授亦不多了。當年的莘莘學子，如今均是古稀老人了。

聖文叢書

張大千傳奇

王成聖 樂恕人 編著

廿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本書要目：王成聖。張大千的故事。樂恕人畫傑人豪張大千。大千名作「廬山圖」。大好人張大千。張大千趣談。奇人妙語歡心事。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元老、大師、手足情誼。張大千的口福豔福。三張一王的「轉轉會」。郭小莊痛哭張大千。張大千遺作張大千談畫。畫說。王天循張大千登峯造極。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郎靜山追懷大千先生。黃杰我懷高士。黃天才張大千爲歷史作見證。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張目寒雪盃隨筆。俞鍾烈我的表哥張大千。馮幼銜他美化了有情世界。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張羣輓張大千。葉淺予關於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寶景構張大千敦煌傳奇。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巴東張大千小傳。朱岐山張大千年表。附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叁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